三才廣志

廣志卷之六百八十三

藝文

雜史

古者史官其書有法大事書之策小事簡牘至於風俗之舊耆老所傳遺言逸迹之不及書則傳記之說或有取焉然自六經之文諸家異學說或不同況乎去人處士聞見各異或詳一時之所得或發史官之所諱參求考質可以備多聞焉

漢志

前歷志見三統歷

漢洞歷　吳洞紀

論衡會稽周長生文士之雄也作洞歷十卷上自皇帝下至漢朝鋒芒毛髮之事莫不紀載与太史

公表紀相似類也上通下達故曰洞歷長生非徒文人所謂鴻儒也　吳志韋昭傳世間有古歷注其所紀載既多虛無在書籍者亦復錯謬因尋按傳紀考合異同采撮耳目所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於秦漢凡為三卷　唐志韋昭洞紀四考周種洞歷記九卷雜史吳歷六卷　隋志韋昭洞紀記包犧以來至漢建安二十七年藏崇緒續一卷

南史庾詵撰帝歷二十卷

漢劉向戰國策

漢志春秋家戰國策三十三篇記春秋後　隋志雜史三十四卷劉向錄二十一卷　誘注漢初得之蓋戰國游士記其策　志三十二卷高誘注言篤論一卷　司馬遷傳采戰國策　索隱高

綉云六國時縱横之說也日曰短長書亦曰國事
刘向為三十三篇名一戰國策非迁時已名　刘
向校篇叙録所校中戰國策書宫誘有又別者八
篇臣向因國別者畧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
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
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
蜀志李權從秦宓借戰國策宓曰戰國反覆儀
秦之術殺人自生亡人自存經之所疾　史通其
篇有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衛中山合十二
國　宋朝曾鞏重校序録曰刘向定三十三篇崇
總目称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得其書
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三十三篇復完
叙日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

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可易者故孔孟守此戰國之游士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

漢應奉漢事　漢書後序　荀典漢語

應奉傳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注遠山松書曰奉又刪史記漢書及漢記三百六十餘年自漢興至其特凡十七卷名曰漢事　中漢輯序　隋志儒家梁有後序十二卷後漢司隸校尉應奉撰雜家梁有洞序九卷錄一卷應奉撰　荀典集漢事成敗可為鑒戒者謂之漢語　史記文紀注晉灼引漢語索隱曰書名荀典所作　舊唐志後漢

雜事十卷

帝王要

隋志雜史十二卷環濟撰帝王世錄一卷甄鸞撰帝王諸侯世略十一卷帝王本記十卷來奥撰十五代畧十卷吉文甫撰後漢以来夲者多鈔撮舊史自爲一書或起自人皇或斷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經　唐志賈匪之漢魏晋帝要紀三卷

魏晋世記

隋志雜史十卷晋郭頒撰

三國總畧

宋元嘉十四年河西寋周生子十三卷時務論十二卷三國總略二十卷俗間十一卷十州志十卷四科傳四卷漢皇德傳二十五卷魏駮九卷古今

字二卷至孔子讚一卷合一百五十四卷　刘廷

明以三史文繁着畧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

梁通史

唐志梁武帝通史六百二十卷　隋志四百八十卷

起三皇訖梁　史通梁武敕其群臣上自太初下

終齊室為通史六百二十卷　書自秦以上皆以

史記為本而别　他說　廣異聞至兩漢以還則

合録當時記傳而上下通達臭味相依又呉蜀一

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跋氏列於夷狄傳大抵其

体皆如史記其異者為無表而已　呉均傳武帝

石均使撰通史起三皇汔齊代均草本記世家已

畢唯刘傳未就　顧野王撰通史要略百卷

左史

隋志雜史左史六卷李槩撰

晉書鴻烈

隋志雜史六卷張氏撰

唐十三類史錄

藝文志乙部史錄其類十三一曰正史類二曰編年類三曰僞史類四曰雜史類五曰起居注類六曰故事類七曰職官雜八曰雜傳記類九曰儀注類十曰刑法類十一曰目錄類十二曰譜牒類十三曰地理類凡著錄五百七十一家八百五十七部一萬六千八百七十四卷不著錄三百五十八家一萬二千三百二十七卷正史類史記至隋書七十家九十部四千八百五卷有集史摠七十三家六十九部編年類記年至隋後畧四十一家四

十八部九百四十七卷偽史類華陽國志至三十國春秋一十七家二十七部五百四十二卷雜史類古文瑣語至三國典畧八十一家一百七部一千八百二十八卷起　注類穆天子傳至唐創業起居注六家三十八部一千二百七十二卷有實錄記令總七家七十七部故事類秦漢舊事至南宮故事十七家四十三部四百九十六卷職官類漢官解詁至室官卿舊事十九家二十六部二百六十三卷雜傳記類三輔決錄至詞林文人傳一百二十五家一百四十六部一千六百五十六卷有女訓總一百四十七家一百五十一部儀注類漢書儀至大唐書儀六十一家一百部一千四百六十七卷刑法類漢建武律令至開元格後勅二

十八家六十十一部一千四卷目錄類刘向七略別録至辟書四録十九家二十二部四百六卷譜牒類世本至看姓畧記十七家三十九部一千六百一十七卷地理類三輔黄畱至劒南地畱六十三家一百六部一千二百九十二卷

大典秘書郎一部爲史其類一十有三一曰正史以紀紀傳表志二曰古史以紀編年繫事三曰雜史以紀異体雜記四曰覇史以紀偽朝國史五曰起居注以紀人君動止六曰舊事以紀朝廷政令七曰職官以紀班序品秩八曰儀注以紀吉凶行事九曰刑法以紀律令格式十曰雜傳以紀先賢人物十一曰地理以紀山川郡國十二曰譜系以紀氏族継序十三曰略録以紀史策條目舊志史

録十三家八百四十四部一万七千九百四十六
卷
唐南北史
見正史　晁氏志雜史
唐集史五家
志凡集史五家六部一千二百二十二卷梁武帝
通史六百二卷李延壽南史八十卷又北史一百
卷高峻小史一百二十卷刘氏洞史二十卷姚康
復統史三百卷
唐八十八家雜史
志史録其類十三四曰雜史八十八家一百八百
六十一百二十八卷不著録六十八家七部一千
八百卷舊志雜史一百二部凡二千五百五十九

卷

史氏流別

史通史氏流別其流十焉一曰偏記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十曰都邑簿若陸賈楚漢春秋樂資山陽公載記王韶晉安紀姚梁後略此之謂偏記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書漢末英雄蕭世誠懷舊志盧子洪知己傳此之謂小錄和嶠汲冢紀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瑣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劉義慶世說裴榮期語林孔思尚語錄楊松玠談藪此所謂瑣言陳留耆舊周斐汝南先賢陳壽益部耆舊虞預會稽典錄此之謂郡書楊雄家諜商敬世傳孫氏譜記陸賈系譜 之家史劉向列

女梁鵠逆民趙來忠臣徐　孝子此之謂别傳祖

台志怪干寳搜神刘義慶幽明劉敬叔異苑此之

謂雜記盛弘之荆州記常璩華陽國辛氏三秦羅

含湘中此之謂地理潘岳関中陸機洛陽三輔黄

圖建康宫殿此之謂都邑簿

唐太宗勲史

志雜史呉兢太宗勲史一卷　書目劉餗國史異

纂三卷載齊梁以來雜事

唐六代畧

志雜史李志甫三十卷　會要志甫嘗綴録東漢

魏晋元魏周隋故事訖其成敗損益大端目為六

代略凡三十卷　舊史元和八年二月辛卯宰甫

吉甫進

唐高氏小史

志一百二十卷高峻初六十卷其子迥釐益之峻元和中人　書目其書自天地未分至唐文宗凡十三代分十列

唐統史

志姚康復三百卷　會要大中五年十一月太中唐事姚康復撰統史三百卷上之統史自開闢至隋末編年纂帝王美政善事詔令可列於時者為必載至於時政監鐵推監和糴賑貸錢陌兵數虛實儲粮用兵利害邊事戎狄無不備載下至釋道皆叙之

唐統載

册府元龜貞元十三年韓潭進統載三十卷其書

採虞夏以來至周隋錄其事迹善於始終者六百
六十八人為立傳

唐太和野史

志雜史公沙中穆太和野史十卷起大和盡龍紀
會要龍紀中有處士沙中穆纂野史十卷

唐國史補

志李肇國史補三卷林恩補國史十卷　崇文目
高若拙後史補三卷

唐逸史

志小說家高彥休闕史三卷盧子史錄又逸三卷
李隱大唐奇事記十卷　雜史類杜信史略三十
卷　崇文目雜史唐補紀三卷

唐三國典略

中興書目二十卷唐汾州司戶參軍丘悅撰自元
魏分而為東西西魏都關中後周因之東魏都鄴
北齊因之梁陳則皆都江左悅之書首標西魏元
而敘宇文泰按崇文總目云以關中鄴都江左為
三國起西魏終後周而東包東魏北齊南總梁陳
凡三十篇今本二十一以下缺　舊史丘悅撰三
國典略三十卷隋志魏魚豢撰典略八十九卷

唐餘錄

寶元二年十一月戊子朔尚書刑部郎直集賢院
王皞上六十卷詔獎諭　書目六十卷王皞奕五
代舊史旁採諸家小說倣裴　之國志附見于注
梅堯臣奏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缺
謬

唐彙　五代史畧

天聖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辛卯秘書監致仕胡旦上唐彙七十卷五代畧史四十二卷演聖通論七十卷將師要畧五十三卷詔以旦子彤爲監簿景祐元年七月壬辰又上續演聖論　王禹稱進五代史闕文一卷凡十七篇祥符中陶岳撰五代史補五卷一百餘條也

唐志　五代紀

國史志雜史王法唐志二十一卷孫仲五代紀七十七卷史抄類賈昌期通紀八十卷

五代閏皇紀

天禧五年五月己丑太常博士鄭向表進五代閏皇紀三十卷起梁訖周約八十萬言表言唐明宗

祈天顯昇生聖人是五代閏紫實閏皇朝也曰

聞皇　崇文目編年類五代亂亡史冊多漏失向

拾遺事頗有稱焉

宋朝十史類要

十卷　朝李安上自戰國迄五代摭其雜事以聞

類分次

景祐兩漢類紀

四年二月辛亥都官郎中任弁上所著兩漢類紀

治平唐宋遺史

書目唐宋遺史四卷治平四年詹玠撰唐機要三

十卷劉直方撰唐書冗者删闕者補重編史雋三

十卷蓋君平撰初書鄭疇著史雋十卷君平惜其

漏略廣爲三十卷

治平十國志

真宗特知制誥路振采五代僭偽吳唐前蜀後蜀南漢北漢閩楚吳越九國君臣行事撰九國志為世家列傳四十九卷其孫綸又增高氏為十國志治平元年六月辛酉詔上之詔付史館張唐英補為北楚書二卷合五十一卷唐英蜀檮杌十卷

路振祥符初使契丹撰乘軺錄一卷以獻

開寶中詔湯悅徐鉉撰江南錄陳彭年別錄・瑜長沙人嘗著野史三十卷石熙載言於上而有是命　錢儼吳越備史十五卷備史遺事五卷

紹興通志　二十畧

紹興二十八年二月乙巳鄭樵召對授迪功郎其所著通志令有司給札寫進通史二百卷樵以歷

代史删及採他書上自三皇下迄隋代通爲一書
倣遷固体爲本紀列傳而改表爲譜改志爲畧
鄭樵通志總序總天下之大學術條其綱目名之
曰略凡二十畧生民之本在於姓氏男子稱氏以
别貴賤女子稱姓以别婚姻臣今所推三十二類
有　作氏族畧書契之本見於文字獨体爲文
体爲字文有子母主類爲母從類爲子故作六書
略字書眼學韻書耳學母主形子主声故作七音
略天文志有義無象今取丹元子步天歌句中有
圖言下成象故作天文略準禹貢之書而理川源
本開元十道圖以續今古故作地理略梁汴四朝
舊都爲痛定之戒南陽中原新宅爲無疆之基故
作都邑略削去曲說作益略制器尚象作器服略

樂府正声以明風雅祀享正声以明頌以琴操明
絲竹以遺声準遂詩作樂略書籍散亡由編次無
紀作藝文略校讎之闕其法作司未校讎略圖成
經書成緯一經一緯錯綜成文古之學者左圖右
書即圖以求易即書而求難乃立為二記曰記有
記無作圖譜略方冊者古人之言語款識者古人
之面貌作金石略削去五行作災祥略參載籍明
品彙作昆蟲草木略禮略以叙五禮職官略以秩
百官選舉略言掄材之方刑法略言用刑之術食
貨略言材貨之流古者記事之史謂之志太史
公更志為記今謂之志本其舊也元君山曰太史
三代世家旁行邪上並効周譜今後表為譜自春
秋之前稱世謂之世譜春秋之後稱年譜二十年

不用舊史之文紀傳即舊文損益唐書五代史皆
本朝大臣所修非微臣所敢議故紀傳訖隋若礼
樂刑政務存因革故引而至唐云

紹興鮑氏國策

十卷紹興中鮑彪編自劉向校定戰國策為三十
三卷彪升其第二卷為首又自更定訓釋

慶元續後漢書

慶元間吉州布衣蕭常起詔烈章武元年辛丑盡
少帝炎興元年癸未為四十二卷吳魏君臣並為
載記列于後開禧中李杞改修三國志六十七卷
尊昭烈後主為漢紀魏吳次之復有義例年譜各
一卷

建隆編

陳傳良擬太祖政事起建隆迄開寶書其綱要又考累朝沿革得失疏于下凡以表見立國之初意以建隆名編蓋繫之始年也

三朝北盟集編

徐夢莘收羅野史及他文書多至二百餘家為編年之体會粹成書傳聞異辭者又從而訂正之考三朝北盟集編自政和七年海上之盟迄逆亮之斃上下四十五載具列 事實制勅詔誥國書奏疏記序碑誌之文成二百五十卷又繼自一冊慶元二年下臨江軍鈔錄以進十一月除直秘閣後又得未見之書再編集補三帙

汪藻金人背盟錄七卷

廣志卷之六百八十四

三史事實

掌文籍之官

史掌文籍之官如二公及王乃問諸史并周礼諸屬各有史幾人如內史御史皆掌文籍之官秦者御史大夫亦掌制度文物者也

文有餘而誠不足

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

列國皆有史

古諸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晋之乘楚之檮机魯之春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之名也

義理明方可看史

今人讀書未多義理未至融會若便去看史考古

今治亂理會制度典章譬如作陂塘以溉田須是陂塘中水滿然後決之則可以流注滋殖若陂塘方有一勺之水遽決之以溉田則非徒无益於田而一勺之水亦復无有矣讀書既多義理亦融會胸中尺度已分明而不看史書考治亂理會制度典章則是猶陂塘之水已滿而不決以溉田若讀書未多義理未有融會處而汲汲焉以看史為先務是猶決陂塘一勺之水以溉田也其涸也可立而大矣

史為懲勸小人而作

史何為而作乎其有憂乎何憂乎憂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而知之楚知　曰壽　杌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勸不待則而懲然則史之勸

懲独小人耳仲尼之至大故其憂愈大憂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修經卒之論其効者必曰乱臣賊子懼由是知史與經皆憂小人而作其義一也雖然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辞勝經不得史无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无以酌其輕重

後世史筆不公

董狐不生夲世無直筆仲尼已後天下无公言

司馬迁取予戾於圣人

司馬迁以一時之傑断独述陶唐以来至于麟趾紀有十二表有十書有八世家有三十列傳有七十揔篇一百三十九五十二萬六千有五百字勤成一家之書意蓋踵春秋而作也以記攷之以五常則不記小昊於西漢則不記恵帝項羽何人也

奸雄之中所謂錚錚佼佼者也迁又紀之得與堯舜禹湯之列羽死而有之寧一日少安乎以傳孜之若敖客則有傳若游俠則有傳若佞倖滑稽則看傳紀信義士也英烈之言可畏而又死一律以褒之俾為痛夫並扔而齒可勝嘆哉嗚呼迁明春秋也明春秋而叛於春秋可乎春秋善善惡惡又果是乎孟堅謂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詎不信夫

司馬才高而率

司馬迁　才高識亦高但麁

史迁蘇黄門優劣

昔時讀史者不過記其事實擴其詞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世李者頗知其陋則變其法務以考其勞形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尤喜迁史之書講

說尊義以爲賢於夫子寧合論孟之屬而讀其書然嘗聞其說之一二不過只是戰國以不見識其正當処不過知尊孔氏而亦徒見其表悅其外之又而已其曰折衷於夫子者实未知所折衷也後之為史者又不及此以故讀史之士多是意思粗浅於義理之精微多不能識而墮於尋常之見以為雖古圣賢亦不過審於利害之寺而已唯蘇王門作古史序首言古之圣又其於為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谷於義理天綱領処見得極分明提得極親切雖其下文未能尽善然只此數句已非近世諸侯所能及

史記數條之疑

史記疑數條向曾考證來了功臣表與漢史功臣表與戶數先後及姓名多有不同二史各有是非當以傳實證之不當全以史記所傳為非真也如淮陰為連敖典客漢史作票客顏師古謂其票病而以賓客之礼礼之夫淮陰之亡以其不見礼於漢也蕭何追之而為於漢王始為大將若已以賓礼礼之淮陰何為而亡哉此則史記之所載是為三

表是其踈謬處无何疑者蓋它說行不得若以為堯舜俱出黃帝尭為同嬪之人堯固不當以二女已于虞舜亦豈容受堯之二女而安於同姓之无别又為湯與王季同世由湯至紂凡十六傳王季至武王纔再世耳是文王以十五世之祖事十五世之孫紂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代之豈不甚

史遷書有純駁

以史遷能貶卜式與桑羊為伍又能不與管仲李克為深之功利之為害不知六國表所謂世異變成功大議卑易行不必上古貨殖傳文長貧賤而好語仁義為可羞者又何謂　伯夷傳辨許由事固善然其論伯夷之心正與求仁得仁者相反其視蘇氏之古史孰為能考信與孔子之言耶謂遷言公孫弘以儒顯為己私之不足為儒不知果有此意否彼固謂儒者傳而寡要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則彼所謂儒者其意果何如耶若以馬遷與班固並論則固不克漫易而其書數十万言亦豈無好處但論其大旨則蘇氏兩語恐史遷復

生不能自解免也

有愧於春秋

作史无定法本之春秋則有定法考史無定論本之春秋則有定論然則論遷之史記獨不可質之春秋乎且遷史胡為而作為也春秋而作也何以知其謂

隱有曰遷承伍伯之運繼　纂是史則史為記讀春秋而作明矣吁遷史既續春秋則當以春秋謂之可也蓋自麟經絕筆之後而得褒貶之遺意者吾於遷史有取焉陳平而曰陳丞相衛青而曰衛將軍豈非有得正紀官之意乎周勃而曰絳侯韓信而曰淮陰侯豈非有得於紀官之意乎大梁王而曰彭越九江而王曰京布豈非有得

於稱名之意乎生於長穀田叔之稱叔其與與書字
也同一轍賈生鄭生之稱生其與書字也均一義
嗚呼襲春秋而後而存春秋之例者舍遷史吾誰
與歸雖然雜呂后於本紀之中進陳涉於世家之
列置相如於西夷傳之下是又有愧於春秋之褒
貶之然議者何以曰是非頗謬於聖人

有功於遷史

愛周官者駁周官之異愛不雅者劇不雅之瑕愛
文選者卞文選之惑吁又孰之蘇頴川古史之作
五正所以愛遷史欲後世之愛遷史者固爲不少
然裴駰集解第釋其疑少孫續書略補其闕抑不
莊之地名張守節之正義裴安特之纂訓又特將
順其意而之高天下之見不有古史正救外孰則

廷史之蔵滋甚且生而神灵此義蓋虛誕之語廷
紀高辛而蘇公削之則古史非有功於廷乎歟
方孔門之高弟廷史不載而蘇公詳之則古史
非有功於廷乎刺客荆軻固非有不欺之志廷史
美之而蘇公辨之則古史又非有功於廷乎莊周
實左祖於孔子廷以為詆孔子之徒故明其述吁
豈有攻人之短而後振人之所長乎此古史所以
不容直吟也宰我出於聖人之親炙廷以為宰我
常從田常而為僭道之宰嗟呼豈有沐夫子之教
誨而忍為是乎此古史所以不容絕筆也至於傳
穰苴而不知考按之垂記虞卿而不知履歷之先
後蘇公古史歷歷言之固非洗垢索瘢而吹毛求
疵者善廷之心動于中文發而知其愚也否然泰

漢以下兼獵一史班范諸公又匯一人蘇公胡爲
持拳拳於太史公乎恩於此又知吾史之作正所以
愛遷非所以詆遷也

辨史記之惑

裴駰集解所以釋史記之疑安時人訓所以明史
記之旨吁又孰知小司馬索隱乃所以卞史記之
惑也歟且史記作於誰乎漢太史司馬氏父子所
述也彼自以承五百之運繼春秋而纂是史於是
上始皇帝下迄大漢爲一百三十篇以変左氏体
本記十二則記帝王之実而法歲星之一周表十
則録隱微之事而象剛柔之十日書八則述國家
之大体而擬八節之成歲世家三十則記諸侯大
系而取一月之成數列傳七十則列人臣 跡而

明致仕之大義紀　不為不工用工　為不久其
間外訛錯謬前後倒置不有小司馬以索其隱則
後世之惑滋甚何者乎章百姓堯舜之文也而五
帝作便章是猶曰古乎字亦有便音也彭蠡既瀦
禹貢之文也而夏本紀作既都是猶曰南方謂都
為瀦也然秦會稽刻石文曰詐謀而秦紀曰作謀
豈非書字之誤乎古文尚書曰在治忽而夏紀則
曰来始滑又豈非甏外之訛乎項羽假號西楚果
足以齊本季之軀耶陳勝豈自匹夫果足以厠世
家之下是耶非大宛列傳宜在朝鮮之西夷傳之
下列耶相如汲鄭挺：漢臣之右置後列於酷吏游
俠之間當耶否耶蓋公非薄廷史愛而知其悪実
為之讚史出羽而非洗垢索瘢也不然索隱可以

无作而補缺証謬又何以拳拳致誠於元成間諸少孫耶

古今人表

辨後志之惑者可以誚刘昭不可以誚范曄索史記之隱者可以譏公不可以譏司馬絳唐史之謬者可以論宋祁不可以論歐陽公何者補注五十八卷出於昭而非曄也龜筴等傳續於褚先生而非先也唐史列傳編於宋祁而非歐陽公也吁又孰知班孟堅作漢史而古今人表大率成於曹昭之手乎是表之作謬妄最多考其所述伏漢亂秦而秦千載之人物夫以千載之人物而編入書真所謂鳩居鵲巢者　一讓之中九品復列見白續粉玉瑕混揉雌黄出其唇吻朱紫由其目旦

恩未敢以爲通論瓢飲含融心齋光霽顔子德行
聖人流品曾伸孱輩而齊並驅篤是褰驢得以其
騏乘也伊訓盤銘説命龜鑑伊傅事業千古掀揭
敢向何人而混庭空廬是豹窟寬場而豹乳春圃
也詠歸明月雩舞春風曾子夸問聑門翹楚宰予
下第而同居二等是緇銖不辨而權衡未定也至
於優司馬而劣老聃進太公而退冉有尤足以見
甲乙之差范武子即士合也既述武子又述士會
申包胥非武子胥傳匹也先取包胥後取子胥又
足以見品藻之誤向使孟堅之秉筆就緒大家之
狗尾不續則班爲漢一代良史劉氏何以列誤顔
游何以決疑李善何以辨惑文中何以曰史夫自
闕始

漢書有可疑處

顔師古注前漢書如此詳猶有不可曉者況其它史元注者漢宣渭上令單于毋謁范升刻周黨脈而不謁又不知是何礼元注疑是君臣之礼見而自適其名然不可考矣文公語録

唐史筆不公

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乱周紀凡例孰此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訓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辟蒙底具

國紀長編詳畧

宋朝國紀好看雖畧然大剛却都見長編太詳難

修史者不敢增减

今者修史者只事依本寫不敢增减一字蓋自誥

聖初章原為相蔡下修國史將欲以史事中傷諸
公前史官范純夫曾黃直時已去職各令於閒封
府界內居住就近報國史院取會文字諸所不樂
者遂一一條問黃范又須疏其所以然至無可問方
令去國後來史官因此懲創故不敢有所增損也
並同上

修史宜得鴻傳之士
伏惟高宗皇帝中興艱難實同創業成功盛德莫
可形容信史所傳垂法万世宜得鴻傳之士執簡
操筆其間庶幾將來有以考信 許先史錄院修撰
奏狀

文集不見於史禍之後
紹聖史禍諸公置對之辞今皆不見於文集獨嘗

於蘇公魏家得陸左丞奩一數餘皆詆元祐語也
其間記黃太史欲書王荊公勿令上知之帖而已
力沮之黃公爭辨甚苦至曰審如公意則此為佞
史矣是特陸為官長以是其事竟不得書而黃公
猶不免於後咎然而後此又數十年乃復賴彼之
言而事之本末因得盡傳於世是亦有天意矣跋
山谷草　千文

目錄皆誣謗之言

因妄謂目錄固為邪說然諸賢攻之亦未得其要
領是以言者瀆而聽者欲用力多而見功寡也蓋
嘗即其書而考之考則凡安石之所以惑亂神祖
之聰明而變移其心術使不得遂其大有為之志
而又為一世禍敗之言者其隱微深切皆聚此書

而其詞鋒筆勢縱横捭闔煒燁譎誑又非安石之口不能言非安石之手不能書也以為蔡卞撰造之言固无是理况其見諸行事深切著明者又已相為表裏亦不得既年慧筆有所增加而後為可罪也然使當時用其垂絕之智奪而焚之則後來載筆之士於其帷幄之間深謀密計雖欲畢力搜訪　意形容勢必不能得之如此之悉而傳聞異虛實相半亦　能使之无濫惡之疑 讀兩陳諫議遺表

乞修通鑑綱目

臣舊讀資治通鑑切見其間周末諸侯僭稱王號而不正其名漢丞相亮出師討賊而反書入寇此類非一殊不可曉又凡事之首尾詳略一用平文

書寫雖有目錄亦難檢尋因初妄意就其事實別為一書表歲以首年而因元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小注以備言至其是非得失之際則又概周古史書法畧示訓戒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如蒙垂慈許就閑秩即當繕寫首編草本先自進呈恭俟臨決文公奏狀

才長識短

扶己見以攻詞古人務立史法以取信後世難夫知幾貫穿史籍內外四十九篇者而上窮黃道下決人倫議論攻訶綜覈不貸徐堅讀之且有史官宜置座右之歎如之何而不之取於後蓋史通之作務元多而今詡勝疑古則十有一惑經則二十一事陳勝世家指司馬之疵類虛美隗囂中范

髀之膏肓孔朋之才不當貶所以起陳壽之癈疾也余未之事不當褒所以攻魏收之惡奇也片言隻字嚴甚秋霜使碔砆不得以掩瑕薰猶不得以混臭故曰挟己見以攻訶古人易然首白可期汗青无日姑舍裁事閣筆之羞三為史臣再入東觀重起竟无成功之咏此猶曰任不傳戢不久知裁之咏時如此充舜五 之盛伯禹三王之祖疑古一篇不免見疑充舜伯禹果可疑乎夫子萬代之宗師春秋百王之軌範感一經篇不免見貶夫子春秋果可貶乎既以班固為該審矣至論五行志又曰班固錯謬不精吁錯謬且尔豈得謂之該審乎既以藝文為不當志矣其自述史又曰都邑氏族方物宜為三志吁方物可志藝文獨不可志乎

故曰立史法以取信後世雖昔知幾嘗為史有三長之說愚以史通觀之謂其長於才李而短於識也不然柳璨何以有柳微之作唐史臣何以有工拙之辨

議論非出於一家

始黃帝迄天寶杜祐之通典也君子謂其未必通於典起太初終南齊梁武帝之通史也君子謂其未必通於史馬會元通曆之作其亦猶杜祐之通典梁武帝之通史乎嘗攷其書大抵編次眾史而為之議論根株則多有取於虞世南之帝王略論搜索三墳著述興敗遺元風於千古貫寶曆於至唐總之於曆可謂通矣然東陛驍連書所不載而通曆載之寒跰寒況之事經所不詳而通曆詳之

何靡乎此猶足以見其通也旣以女媧爲三皇之一又曰煉人共工未知孰是取于不眞果足謂之通乎旣以有熊爲中古之世又曰无懷已上莫知其都講貫不熟果足謂之通乎旣天地人皇爲四方五千六百年矣又曰有巢之伐未詳身歲闕略尚多不果定論之通乎吁又孰知撫之所未通正有待於後世之通者歟

此書元无義

稽古録有不備者當以通鑑補之溫公作此書想在忙裏做成元无例文公語録

可備經筵進讀

稽古録一書可備經筵官僚進讀小兒讀六經了令接讀去亦好末後一表其言如蓍龜一一皆驗

宋呂公歷年通譜亦與此書相似然不如温公之有法也高氏小史亦好一書但難得本子 高峻唐人通鑑書多取之。同上

唐鑑不可不讀

司馬温公史論稽古錄范唐鑑不可不讀 語錄

唐論理所不及

唐鑑意正有疎處孫之翰唐論精練説利害如身處親歷之但理不及唐鑑

國史當看長編

問讀史之法曰先讀史記左氏却看西漢東漢三國志次看通鑑温公作編年起於威烈王後又添至共和後又作稽古錄史自上古然共和以上之年已不能推究獨邵康節却推至堯元年皇極經

也書中可見編年難得好者溫公於宋朝又作大事記若欲看宋朝事當看長編若揩力不及其次當看國紀國紀只有長編十分之一耳 語錄

與史記所載異同

通鑑先後之不同者却不必疑史家敘事或因時而記之或因事而見之田和遷康公通鑑載於安王十一年是因時而紀之也記之也史記載於安王十六年是因事而見之也何疑之有只有伐燕一節史記以為湣王通鑑以為宣王史記却是考它源流來通鑑共是馮信孟子溫公平生不喜孟子到此又却信之不知其意如何但二說 今世無所證未知孰是孰非 文公答子約書

與左傳相授受

自漢以來爲史者一用太史公紀傳之法此意固
不復講至司馬溫公受詔纂述資治通鑑然然後
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編年係日如指諸掌雖托
始於三晉之侯而追本其原起於智伯上係左氏
之卒章實相授受偉哉書乎自漢以來未始有也

跋通鑑紀事本末

纂緝綱目之意

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
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爲目錄三十卷并上之晚病
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歷八十卷以適厥
中而未成也至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
復因公遺槀修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
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猶 功自

病記識之弗哉不能有以領其要為又其詳也故

嘗之不自料輒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別為義例伸

損隱括以就此編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

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使夫歲年之久近國

統之離合辭事之詳畧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

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資治通鑑綱目

綱目義例精密

綱目亦修得二十餘卷義例益精密上下千有餘

年乱臣賊子真无所匿其形矣 文公与刘子澄

改正温公所紀之年

温公舊例皆以後汝者為正此未安如殊漢建安

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今便作魏黃初元年奪

漢太速與魏太遽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恐不可亦

為法 文公答呂伯恭書

直書楊雄荀彧之死

楊雄荀彧二事按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類獨於楊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書莽本例書之言莽大夫楊雄死以為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初亦未改溫公直筆之正例也荀彧却是漢侍中光祿大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故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係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以彧為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為漢臣也 文公

唐史似却看通鑑

史亦不可不看看通鑑固好然須看正史一部却

看通鑑一代帝紀更逐件大事立个綱目其間即目疏之于下恐可記得文公語錄

通鑑與正史不同

問讀通鑑與正史如何曰好且正史蓋正史每一事關涉處多如高祖鴻門一事本紀與張良灌諸傳互載又卻意思詳令讀之使人心地決洽便記得起通鑑則一處說便休直是有氣性人方看得同上

提綱以正統為主

問通鑑提綱主意曰主在正統問何以主在正統曰三國當以蜀漢為正統而溫公乃云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屨倒置何以示訓同上

綱目無正統例

綱目於元正統處並書之不相主客通鑑於元正

統処彰一个為主推其又參取史法之善者如權

臣擅命前後多書以某人為某王某公法肆却書

曹操自立為魏公綱目亦用此列上同

提綱書逆臣例

通鑑提綱例凡逆臣之死皆書曰死至狄仁傑則

甚疑之李氏之復雖出於仁傑然畢竟是死於周

之大臣不柰何也教相隨入死例書云某某年月日

狄仁深死也國

三史事實

馬遷之書能盡壞夫人之心

讀其文詞亦麗其偉而縱橫談說慷慨節俠攘臂於征伐之之間者皆盡壞豪傑之志矣夫至言大道不足以亦麗奇偉而亦麗奇偉必出於小道異端然則遷之得失盡見於此矣其叙述秦始皇漢武帝巡遊封禪寫會極欲與其盡變先王之世以開化利之門者本以示識耳然後世皆即其術而用之與夫戰國秦楚之事皆天下之人所貪取以為不肖者然則述作之大義夫豈易哉後也病史之難以為不幸无遷固之才是賴出遷固下矣系

進奸雄羞貧賤有激而云

班固贊司馬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先黄老而後世六經求古今縉紳先生之論尚或有之至於退處士而進奸雄崇勢利而羞貧賤則非閭里至愚極陋之人不至是也孰謂遷之高才博洽而至於是乎以臣觀之不然彼实有見而發有激而云耳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揚子易曰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礼以体之合則渾离則散蓋道德者仁義礼之全而仁義礼者道德之一偏黄老之學遺合而賤离故以道爲本五經之教於渾者略於散者詳故以仁義礼爲用遷之論大

道也先黄老而後六經豈非有見於此而發哉方
漢武用漢刻深急於功利大臣一言不合輒下利
就誅有罪當刑得以貨自悅因而補官者有焉於
是朝廷皆以諭合苟免為是而天下皆以竊資債
殖為風遷之遭李陵禍也家貧无財賄自悅交遊
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以陷腐刑其憤懣不平
之氣无所發泄乃一寓之於書故其切序游俠也
稱昔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殖傅說匿於傅
岩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阨於
陳蔡蓋遷自況也又曰士窮窘得委命此豈非人
所謂賢豪者耶使鄉典之決與李次原憲比權推
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蓋言當世乎為修
行仁義者皆謂避自保莫肯急於人之難魯朱大

不若也其述貨殖也稱皇秦令烏氏倮比封君與
列臣朝請以巴蜀寡婦正婦清而客之爲築女懷
情臺盡以譏孝武也又云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
世非空言也蓋遷自傷砥節礪行特以貧故不免
於刑戮也以此言之退處士而進奸雄崇勢利而
羞貧賤豈非有激而云哉 余懷海之

不當論商鞅桑弘羊之功

吾以謂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
士進奸雄特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
桑弘羊之功也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无足
言者而遷之曰不加賦而上郡用足善乎司馬光
之言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
此數不在官則在民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

賦而上用足不適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 東坡海外史論

龜策不當謂之傳

尋子張之列傳也其所編者惟人而已矣至於龜策其物不類宵刑而擽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惟乎且龜策所記全為志体向若與八書齊列而定以書名庶幾物得其朋同声相應者矣史通

辨葛洪論馬迁紀傳之非

如葛洪有云司馬迁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為而无報也項羽列於本記以為居高位者非関有德也案史之所書也有其事則記无其事則闕尋迁之馳騖今古上下數千載春秋已往得其遺事者盖惟首陽二子而已然適史

夷齊生於秦世死於漢曰而乃非諸傳首庸謂有情今效其先後隨而無報推則理之常也必謂子長以善而無報推為傳始若伍子胥大夫種子軻墨翟賈誼屈原之徒或行仁而而不愚或忠而受戮何不求其品類同在一科而乃異其篇目分為數卷也又迁之紕繆其流甚多夫陳勝之為世家既云无據項羽之称本紀何必謂遺彼膺刑怨刺孝武故書違凡例志存激切若先黄老而後六經進奸雄而退處士此之乖僻何為乎 史通

述史記本末

自魯有史記以後楚漢之際有好事者錄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終乎秦末号曰世本十五篇春秋之後七雄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

三篇漢興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公司馬談欲錯綜古今勒成一史未就而卒子遷乃述父遺志採左傳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麟趾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謂之史記元成間會稽褚先生更補其闕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等傳其龜策日者辭多鄙陋非遷本意也晉散騎常侍譙周以遷書周秦以上或采百家諸子不專據正經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其繆今於史記並行於代

史通說史記

馬遷去取无據

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採論語舊說至管晏列傳

則不取其本書以為時俗所有故不復更載也按
論語行於講肆列於學官重加編勒祇覺繁費如
管晏者諸子雜家經史外事弃而不錄實杜異聞
夫以可除而不除　取而不取以茲著述未覩其
義

遷非有意於明道亦非有意於識判
太史公作史記其意似不偶然者考其自叙首尾
凡三反愚切疑焉公本以論著自任始言孔子至
於今有能紹而明者本以論繼春秋本詩書禮樂
之作小子何敢辭焉至若與任安書其言深慎發
室之辱乃曰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
屈原放逐而作離騷幾不餘言蓋意有鬱結而不
得通思垂空言以自見即此以觀公之此言與前

相反一再矣然則公之意果安在哉以為有意於明道耶公於漢未得為醇儒何自知不明而借聖作經哉謂有意於讖刺耶則漢尚黃老武帝專以勢利用人而先黃老崇勢利如此類者不可勝數安得有所譏刺哉若曰有所感憤而作則史業万代之傳豈豈感憤為之哉公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又以先人史談言欲無廢天下豈有戮辱有後作哉以此參考未知太史公之意何在愚以謂不可泥太史公之言當採太史公之心也不過痛憤道不克行於時而惟恐身沒之後為無聞人也乃曰孔子嘗以不用於時而作春秋後之知孔子不在乎他由王經春秋以知之也於是廷於述作之際出作言以見其意而已觀其自叙首尾及荅任

安書詞不同而意則一也

馬遷不當採次異聞以爲傳

堯舜相繼二百餘年書之所記者十一篇今其存者二篇而已堯舜之太法既已盡見於二篇之中然則果不欲其詳也太史遷不能知聖人之意而紛然記之爲奇以夸天下者何耶遷出秦人之後諸侯之史皆已燔滅而不可見者猶傳會群者採次異聞如此其多使遷如聖人盡見上世之書藉衍其傳而不能窮詰如之何耶自遷發其端而剗向盡求而敘之異端之季遂以大肆於後聖人之道相乱嗚呼豈非遷之罪耶業李士進奏

五帝記世次顛錯

馬遷作五紀必欲其世系皆出於一且以黄帝二

世而得顓帝三世而得高辛四世而得帝堯此其説猶有可考者乃若堯之於舜固已黄帝之八世矣及舜之傳禹則又其四世之祖焉夫史遷作史古人謂之善叙之失考其五帝世次而又顛錯如此蓋遷之事在於孔竒是以其説有將而自戾矣夫五帝之世次系者不得見之於聖人之經又考之於世又顛錯如此系者安得稽焉 歐陽修

史記多出於後人增益

若夫贊司馬相如肴揚雄以為靡比之賦勸百諷一等語今班史亦有此言是必班史所增後人亦以載之遷史而不鏟去也傳賈誼謂賈嘉最好學與予通書至孝昭時立 御説者徒見遷之已死於孝武時不及 孝昭時事不知盡生於孝武

將正與遷周時所謂通書誠有之但至孝時始立為九卿八字安知非班固所增而後人亦以之載於遷史乎張宴以為遷史十篇有錄無書如元成褚先生補非作武帝三王世家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書礼樂書龜筴日者等傳之類則知遷史必有出於後人之所增益頗多夫子作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辭遷史安春秋非能免後人之所增益哉

前人

表載十三國而不數吳猶春秋待越以夷狄

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迄吳實十二國而不越與焉夫以十二篇名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諸侯皆不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礼也不數而載之何也周衰而伯盟上國春也秋書哀七年公會吳子鄫

書二十年會公吳子橐皋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
吳子于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在也若越
區區於南夷對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
觀華風而用夷俗之明以越故君子即其自稱以
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
吳子檇李哀十三年於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
之也苟廷夸而措之諸侯之莫則西戎獫狁亦或
預乎其間是以紀而弃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
不知中國礼樂雖句踐之賢猶不免乎絕與弃則
其賤夷狄也　簡而明乎　光泉史論

不當裂取六經傳記之文

廷之評淳健簡直之稱一家而乃裂取六經傳記
雜於其間以破碎汨乱其体五帝三王紀多尚書

之文齊魯晉楚宋衛陳鄭吳越世家多在傳國語之文孔子世家仲弓弟子傳多論語文之夫尚書左傳國語之文非不善也雜之則不善也今夫綉繒錦縠衣服之窮美者也尺寸而割之錯而紛之以為服則綈繒之不若遷之書無乃類是乎 同上

不當與父俱稱太公

其自序曰談為太史公又曰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是與父無異稱也儒又固殺彪之名不若遷避美於談吾不知於遷於紀於表於書於世家於列傳所謂太史公者果其父耶抑其身耶此遷之失也固依遷之蕃高

女后臨朝異事也遷必紀匹夫倡亂異事也遷必取刺客游俠諸詐之異行也遷必傳遷紀呂而固

亦紀呂固好同乎遷也取陳而言固好同乎遷也
損十表而為八增八書而志十因天官為天文以
封禪為郊祀因河渠為溝洫不能自立一家依依
乎遷之藩籬下此固所以不能无失也

遷固皆有失

自古史才為難左氏而得司馬遷下司馬遷而得
班固至於范曄陳壽之後又為班　吏主其才如
鱗之差而不齊也嘗歎司馬遷如彼其才如彼其
所瞻而不能深入聖人之道以為既疾先黃老後
六經高氣俠重貨殖則班固陳言之矣又世家孔
子而不之傳使孔子與夫項羽列欲尊大聖人而
反為之其所以称異子者識會稽之骨卞善羊小
姓道搭矢之陋測戚傳之矣歎以為聖而已矣一

何其彼才也及讀班氏史則與迁同其弊借乎有史之而皆不能全也固能言迁之失而不知己之妄豈非有離婁之明而不見目睫者耶迁已自序也常分九流矣及固為藝文志迹其餘說遂以儒者與道法陰陽名墨縱橫雜家農家分峙而齊驅且其說曰王道既微時君世主殊姓方九家之術蠭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嗚呼固以為儒者取合於世而已乎宜固之附竇而死於非義也

史記不當以无恤為賢漢書不當以韓信為賢

史記世家有云趙鞅諸子无恤最賢夫賢者當以仁恕為先礼遜君本至如詐而安忍貪而无親鯨鯢是儔犬豕不若焉得謂之賢哉又漢書云蕭何

知韓信賢持賢者處世夷險若一不損撲於貧賤不充拙於富貴如淮陰初在㕘微墮業无行傍居寄貴滿盈速禍美其善將呼爲才畧則可笑必以賢爲目　甚謬乎並史通

言簡而意盡

洎班馬二史雖多謝五經必求其所長亦特渲斯語至若高祖亡蕭何如失左右手漢兵敗績睢水爲之不流董生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翟公之門可張雀羅則其例也

廷

迁未爲全得固亦謂可非

逮史漢繼作踵武相承王充著書既甲班而乙馬張輔持論又劣固優迁然此二書雖之互有修短遞聞得失而大抵同風可爲連類張晏云迁歿後

亡龜策日者傳褚先生補其所缺言詞鄙陋非遷本意接遷所撰五帝本紀十七列傳稱虞舜見厄遂匿空而出宣尼既殂門人推奉有若其言爲鄙又甚於茲安得獨罪褚生而全宗馬氏也劉輒思欲推漢史推重班才惟譏本記不列少帝而輒編其高后接弘非劉氏而切養漢宮時天下无主呂宗稱制故借其歲月寄以編年而野雜行事自具外戚譬夫成爲孺子史刊攝政之年厉亡流彘曆記共和之日而用召二公各世家有傳班氏式遵彙例殊合事宜豈謂雖濬發於巧心反受嗤於拙目也　通史

太史公諸表爲是班固古今人表爲非

觀太史公之創表也於帝王則叙其子孫於公侯

則紀其年月例行宗射以相屬編字載習而相排
雖燕越而里而於徑付之內　牙可接雖昭穆九
代而於方寸之中雁行有叙使讀者閱文便覩舉
目可詳此其所以為快也如班氏之古今人表者
唯以品藻賢愚激揚善惡為務尔既非國家遞襲
祿位相承而亦復界重行狹書細字比於它表殆
非其類歟蓋人列古今本殊表限必吞而不表則
宜以志各篇始自上上終于下下並當明為標榜
顯列科條以種類為篇章持優劣為次第　史通

迁固易地而處本无優劣

或問張輔著班馬優劣論云迁叙三千年事五十
萬言固叙百年事八十萬言是固不如迁也斯言
為是乎曰不然按太史公書上起黃帝下盡宗周

年代雖存事跡殊略至戰國已下始有可觀然迠
雖叙三年事其間詳備者惟漢興七十餘載而已
其省也如彼其煩也則如此求諸折中未見其宜
班書全取記仍去其日者倉公等傳以為其事煩
蕪不足編次故也若使迠固易地而處撰成其書
將恐多言費辞有踰班氏安得以此而定其優劣
耶

史記前後漢書三史載虛文為非

馬卿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西都馬
融廣成喩過其体詞設其義繁華而失实流宕而
忘返无禅勸奬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列傳
不其謬乎

固譏遷失而固亦未爲得曄譏固失而曄益甚至

壽復尓史之才誠難矣老泉史論

固書採掇漢事充于簡冊

漢之文帝號爲極盛非有高識誰能紀據唐柳宗元謂漢風雅數施天下自天子至於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孟堅拔其尤者充于簡策則三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煞黎之風美焉李雅傳議

孺子不當書於莽傳

况神聖在躬火德猶存而居攝建年不編平紀之末五子主祭咸書莽傳之中遂令漢餘數歲湮沒无覩求之正朔不亦厚誣

不當以嚴延年正子貢再有

又云嚴延年精悍敏捷雖子貢冉有通於政事不能絶也夫以編名酷吏列於㽞伯而比孔門達者豈其倫哉

漢書倣史記後人倣漢書

漢書家者其先出於班固馬遷撰史記終於今上自太初已下闕而不錄班彪因之演成後記以續前篇至子固乃斷自高祖盡于王莽為十二紀十志八表七十列傳勒成一史自爲漢書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誥孔氏所撰皆謂之書夫以書爲名亦稽古之偉稱尋其創造皆準子長但不爲世家改書曰志而已自東漢已後作者相仍皆襲其名號無所變革爲東觀曰記三國志曰然稱謂雖別然

体制皆同史通

漢書包舉一代

尚書記周事終秦繆春秋述魯文止哀公記年不迨於魏亡史記唯論於漢始知漢書者寔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家言皆精練事甚該密

還漢書本末

史記所書年止漢書武太初已后闕而不錄其後歆向揚雄等相次撰述迨子哀平猶名史記絶述所作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爲其言鄙俗似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僞褒新室誤後惑衆下當垂之後代者也於是採其舊事傍貫異聞作後傳錄十五篇其子固以父所撰未盡一家乃起元高皇終乎王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上下

通洽為漢書紀表志傳百篇其事未畢會有上書云固私改作史記者有詔收繫悉錄家書封上固弟超易闕自陳明帝引見言固譏父所作不敢改勿舊書帝意乃解受詔卒業經二十餘載至章帝建初中乃成固後坐竇氏事卒於洛陽欲書頗散亂其妹曹大家傳學能文奉詔校敘又撰馬融等十人從大家授讀其八表及天文志等猶未充成多是待詔東觀馬讀所作而古今人表猶不類本書獻帝以固書文煩難省乃詔侍中荀悅衣在氏浮体刪為漢紀三十篇其言簡要與本傳並

不當以班彪王命論寘西漢之末

漢書斷章事終新室如收皮存殁附入中興而輙引與前書共編者蓋序傳之常例者耳荀悅既刪

畧班史勒成漢紀而虜論王命列在末篇夫以規
諷隗囂冀戡光武忽以東都之事攈居西漢之中
必如是則賓戲由通亦與同載者矣史通
前後漢書二史不當目更始爲刘元
至如更始中興漢家光武所臣雖事業不成而曆
數終在班范二史皆以刘元爲目不其慢乎
不當抑聖公於傳内登之叔於紀首
當漢氏之中興也更始升壇改元寒暑三易世祖
称臣北面識節不虧既而兵敗長安其歸鄗邑兄
亡弟及曆數相承作者乃抑聖公於傳内登文叔
於紀首事等躋僖獨先不竊夫東觀秉筆容或諂
於當時後來所修理當刊革者也
姓名既書題目又顯不當又標爲列女高隱之類

尋班馬之為列傳皆具編其人姓名如行狀先相似者則共歸一称若刺客日者儒林循吏是也范曄移題目於傳首歴姓名於卷中而猶於列傳之下注為列女高隠等目苟姓名既書題目又顯是則鄧禹寇恂之首 書為公補者矣岑彭吳漢之前當標為将 者矣觸類而長何上列女孝子高隠獨行而已

戟更始事為非

按後漢書更始傳称其懦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視乎以圣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報仇避漢綠林名為豪傑安有貴為人主而反至於斯者乎将作者典筆阿附獨成光武之美諛言娟主用雪伯升之怨且中興之史出

於東觀或明皇所定或后敕刊而炎祚靈長簡書莫改遂使他姓追撰空傳偽錄者矣史通

論之外不當復有贊

曄作東漢乃變班馬之條例贊之外又復有論以論而議其賢否然後以贊而揚之文如班馬之贊贊之義尚周之頌其文拘礙句促无一事之精詳此曄之弊也

紀載多失

曄之史傳酷吏宦者列女獨行多失其人若其間尤是董宣以節義槩之酷吏正衆呂者強亦康明諒槩之宦者蔡琰以忍恥事故直槩之列女蓋王忱以深仁厚義槩之獨行李與夫前書湯不載於酷吏史記姚杜仇趙張之徒不載遊俠還矣又其

非短於聖人於異論實武進則戒以宋襄之違
天論西域何則借張騫勇之遺佛書是欲将相荀
兇以班爲順天乎國叛聖人以夲戒神乎此也
中

三史事實

不當書魏承漢吳蜀爲傳

壽以魏承漢統正爲故称紀吳蜀各據一方故在諸侯之列而言傳愚謂既以魏爲正統則諸侯宜奉天子之正朔其書當皆言魏志吳主蜀主傳安得言三國志而於吳蜀主傳各称其紀年乎若曰吳蜀不禀魏正各擅制度則其書自称紀元害史例也或者又謂仲尼作春秋不曰周史而曰魯史不称天王之元年而称魯公之元年吳蜀傳不繫於魏史而自称其年紀於義無異乎者仲尼所作者魯史尔故称其國君之元猶書曰王正月言王者之正諸侯所當禀奉而行称魯公之元者是

別其一國之書也 蘇魏文公

蜀書不當首標二牧次列先王

迷兔爭捷瞻烏靡定群雄僭盜為我驅除是以史傳所分貴偽有別陳勝項籍見編於高祖之後隗囂孫述不列於光武之前而陳壽蜀書首標二牧次列先王以紀言璋豈而蜀是偽朝遂乃不遵常例但鷄鵰一也何大小之異哉

陳壽以父仇而措蜀

陳氏國志劉後主傳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按氣見黃於梯歸群鳥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 此事從何而書蓋由父辱受髡故加茲謗 者也

史實書晉書不當因彼虛譽定為實錄

至如江東五儁始自會稽典錄潁川八龍出於荀
氏家傳而修漢晉史者皆因彼虛辭定為實錄荀
不別加研覈何以詳其是非
晉書紀傳載記皆太　之實為甚多
憲太宗以湯武而平隨之亂以成康而致治之美
何賴一晉史而知名哉尽蛇而添足者徒失盃酒
尽虎而添翼者祗自取辱然晉史之行於今五百
年矣雖宣景文不當稱帝而太宗為之立紀貫充
王沈八王不當稱臣而太宗為之立傳十六國之
福流天下不當稱其偽号而太宗為之載記此宗
之失也後世或因而不改此又同太宗之也
史家皆文詞之士梳為綺艷不求篤實
唐房元令與中書侍郎褚遂良受詔重撰晉書於

是癸取太子右庶子許敬宗中書舍人來濟著作郎陸元仕劉子翼前雍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舍人李義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錄以臧榮緒晉書為主參考諸家甚為洋洽然史官多是文詞之士好采詭謬碎事以廣異聞又所評論競為綺艷不求篤實由是頗為學者所譏惟李淳風深明星曆善於著述所修天文律曆五行三志最可觀采太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陸机王羲之四論於是總題 御撰餘以為史 失自陳壽始觀吳志諸葛恪載題郎謝禹事乃知晉史况記有自來矣自昔史氏所書兩人一事必曰語在某人傳晉書載王隱諫祖納奕棋一段幾二百當傳俱出此為文煩矣孔毅父雜說

史臣筆力短弱多失事情

吾觀魏志曾寧注胡昭說晉宣帝於死而口終不言以爲貿於西吉又觀晉載記慕容超傳呼延平之活超也與西吉事正相類而史氏文不足以起之故奄奄如此可爲長太息也晉書隱逸夏仲御傳史臣敘劫太史公樂書文章而不知筆力短弱乃失事情使人說而覺之爲可笑也許邁當在隱逸傳而以繼王羲之之後失次矣

晉書本非御撰

晉史乃唐特文王所爲但托之御撰耳天文志云天聰明自我人聰明以民爲人太宗不應自避其名又洛書乾曜度以乱爲亂則太宗又不應爲太宗承乾避名也以此足見乃當特臣下所爲耳臣

下之文駕其名於人主已為失矣而人主傲然受之不辭富晉失也　續貞子錄

晉世雜書諒非一族若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之徒其所載或詼諧小下或神鬼物其書非聖揚雄所不觀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語唐朝所撰晉史多採以書為夫子鄭之所糞除王虞之所糠粃為逸史用補前傳此何異魏朝之撰皇覽梁世之修通略務多為美傳聚為功雖取悅於小人終見嗤於君子矣史通

傳劉伶畢卓而取何事

近者皇家撰晉書著劉伶畢卓傳其叙事也直載其嗜酒沈湎悖礼乱德若期而已為傳如此復何

所取者哉

正元元和之後皆長於文故述史者爲近古正觀開元之前猶短於文故述史者爲得罪於古

惟正元元和之後承三變之　餘有二漢述作之風自韓愈作順宗実録當時以爲頗有風骨故元和諸公皆能著述如毛穎如革華如李赤如醉吟傳生傳史才過於前人也愚所謂以正元元和之文而述史者猶爲近古以正觀開元之文而述史者宜得罪於古人也嗚呼唐太宗然正觀之初既不及開元之雄渾又未見正元元和之典則以徐庾遺風王楊末李欲追廷固之遐軌如貶晋之七而謂鷁隊三山鯨吞九服此即詩詠之詞也貶惠帝之昏而謂溽暑之氣方聞淫蛙之音李訖此即

表奏之詞也是皆蕪穢簡編繆乱賢否太宗不為

愧耳休少頭

傳之所記者十不得其六七贊之所褒貶者百不得

其一二

嘗攷晉史之才其夫實者以百數姑取其害於名

教者一二陳之夫典午之晉合百五十餘年自景

文以来凡爲八王之黨者又皆司馬之賊自元帝

中興之後凡爲王端蘇　之徒者之有賊而不知

有君自海西簡文之後凡爲桓温靈寶之徒者有

逆而不知有順故將相无終始之功名而王侯貴

戚亦无幸全之腰領此亙褒一忠賢而使之與日

月爭光貶一奸回而使之與糞穢同臭是故其贊

叙之文當叉覆諄諭无一言一事之不詳然後乱

臣賊子之所畏懼也今晉史載敘拘於文而不及於理短於識而不知其辨傳之所記者十不得其六七賛之所褒貶者百不得其一二

稱稱御撰是掠美於群臣

切原太宗之称爲御撰者是掠美於群臣豈其萬機之暇猶能爲此麗藻耶具廷臣如李延壽者最長於史筆南北八代二書百八十篇者皆自延壽次之其它如令狐德棻既明修史之義如崔仁師岑文本次周史李百藥次齊史姚思廉次梁陳二史親次公隨史房元齡總監修之夫以南北二事其言詞與晉同替序與晉同延壽德棻既以南北馳名亦不得以晉史之名也群臣次晉史而太宗擅名此何足怪也

多正觀貴臣為父祖揚名

自梁陳已降隋周而往者史皆正觀年中辟公所撰近古易悉情偽可求至於朝廷貴臣必父祖有傳考其行事皆子孫所為而訪彼流落詢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實昔秦人不死驗苻生之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則自古所難豈獨於今哉 史通

北史魏書二十八君不當襲其虛号

元氏起於边朔其君乃一部之酋長耳道武追崇所及凡二十八君自開闢以来未之有也而魏書序紀襲其虛号何異沐猴而冠腐鼠称璞者矣 史通

隋書不當依阮氏七録指晋朝刘石苻姚等書為偽

當晉宅江淮実應正朔嫉彼群雄稱為僭盜故阮
氏七録以田院裴段諸記刘石苻姚等書別勒一
名題為偽史及隋氏受命海内為家而世有撰隋
書之經籍志者其流別群書廷依阮録按國之有
偽其来尚矣如杜宇作帝勾践稱王孫權建鼎峙
之業蕭詧為附庸之主而揚雄撰蜀紀子貢著越
絶虞裁江表傳蔡述後梁史考斯根作咸是偽書
自可類聚相從合成一部何止取東晋一世十有
六家也而已 史通

王劭袁充兩傳徒載繁辞

昔賈誼上書晁錯對業皆有益於國足 觀戒而
編於漢史讀者猶恨其繁如隋書王劭袁充兩傳

唯錄其詭辞妄説遂盈一篇夫人載言亦後者貴於辭理可觀既以无益而書豈若遺而不載

漢書唐書傳儒林循吏獨行隱逸獨義孝友非漢唐美事

西漢之有儒林有循吏非西漢美事蓋自高祖見儒服而嫚罵而儒氣不振申韓之術行於世而吏治多出於刑名班固作西京一書表如林循吏而出之以傷漢之儒與吏也東漢之有独行隱逸非東漢美事蓋自矯激之俗興士始流為崖異作絕之行自廉耻之風喪時始貴高奉遠蹈之人范曄作東都一書表獨行逸民而出之蓋亦傷士之少純全特之多獨善也李唐之有獨義非李唐美事蓋自高祖變於晋陽而唐無獨義之風文皇行虧

於閨門之內而唐孝友之俗衰唐史之筆表孝友忠義而出之蓋傳當時忠孝之難能而僅有為之貴也

張湯杜周何不列酷吏蔡琰何以傳列女裴延齡何不列奸臣

班史之去取固善矣張湯杜周以殘忍深刻著名者也而不列於酷吏則何以少衰慘酷之風范史之去取固善矣蔡琰失節於胡行非不愧也乃以其文采之故而傳諸列女則何以進天下之婦節唐史之去取固善矣裴延令奸臣佞之雄者也而不列於奸臣則又春秋斧鉞之誅矣

陸張源唐春秋懲勸皆有深意

樵謂陸長源唐春秋乃編耳雜錄因撮其綮切峭

獨可以示懲勸者擲其叢冗无眉不足以警訓者
自爲十八通書号孫氏西齋録起高祖終武皇首
曆号以表元首日月以表事有所謂避則微文示
譏无所顧慓則直書志慝所謂高祖殺太子建成
者何黜功徇愛譏夫也教李勣立皇后武氏者何
忘諫贊慝懲廢命也起王氏已廢之䰟上配天皇
者何登嫌黜家不可謂順手懼後世貽於禘祼也
條高后擅政之年不繫中宗者何紫色閏位不可
謂正于懼後世牽以稱臨也崔察賊殺中書令裴
炎者何莊謨掃乱肇殺機也張守珪以禄山救者
何貸刑咈教捻乱階也称天下殺者何罪忝天下
示衆与殺也称天子殺者何死非其罪示衆不與
殺也

唐書記名字官名多誤

予家有閻傳陵畫唐秦府十八學士各有貞贊亦唐人書多與舊史不同姚柬之字思廉書史乃姚思廉字簡之蘇貞陸德明薛收唐舊皆以字爲名李元道蓋文達于志寧許敬宗段志玄蔡允恭唐書皆書字房官齡字喬年唐書乃房喬字貞令孔穎達字穎達唐書仲達蘇典戲名從日從九唐書乃從日行朋許敬宗薛收官皆直記室唐書乃室記室蓋唐書成于後人之手所傳容有訛謬此乃當時所記者以舊史考之委鄭公對公太宗云目如懸磬諱鈴者佳則貢令杲名非字也然蘇世長太宗名對貢武門問云卿何名長意短後乃爲學士似爲學士時方更名耳

唐史官不如范曄陳壽所爲故不能貶惡揚善

唐史官才薄言辭鄙淺不足以發揚高祖太宗列聖明德使後之觀者文采不及周湯之書僕以爲西漢十二帝　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惟文宣二帝爲優自惠景已下亦不皆明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迹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叙述高簡之工故學者悦而習焉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曄漢書陳壽三國志王隱晋書生熟何如事丘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温習哉故温習者在跡彰而罕讀者事跡晦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叙事曾不如范曄陳壽所爲况足擬望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

新唐書乃歐陽修宋祁等刊修

商周以來爲國長久惟漢與唐不幸接乎五代衰
世之士氣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
君賢臣雋功偉列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
得暴其善惡以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之久
遠甚可歎也因廷　之有言適契上心之所閔於
是刊修官歐陽修宋祁與編修官范鎮王疇宋敏
求呂夏卿劉羲叟等並膺儒學之選悉發秘府之
藏俾之討論共加刪定凡十有七年成二百二十
五卷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至於名篇著
目有革有因立傳紀實或增或損義類凡例皆有
據依纖悉綱條具載別錄

雜書紀志表傳大數

舊史紀志傳約一百九十萬新史紀志傳約一百

六十四萬外新添約一十一萬二千九百三十字
發傳凡六十一外新添傳三百三十一凡二后妃
三宗戶一百三十一列傳十三忠義傳十六孝友
傳五隱逸傳六循吏傳十二如李二十文藝六方
技二十二烈女一外戚十一宦者四十八藩鎮三
奸臣一叛臣一逆臣者也舊志十一種而新志增
其三儀衛選舉兵是也表凡四宰相方鎮宗室宰
相世系是也

新書帝紀所書之例

帝攷新書所作之例其傳佐也太宗明皇明皇則
言踐祚蓋明伐父之誼憲宗則言内禪不書太皇
上傳位據承受不明也不書即位據父在而取太
宜也立皇太子若景雲元年書立皇太子弘基者

言人神所歸也永隆元年書立子哲爲　言立
不以正從　武德九年立皇后長孫氏立以德
也神龍元年書立妃爲氏爲皇后立以嬖也命宰
相得人書備官若書以許州刺史姚崇爲承相是
也將得人書帥師討有罪書代若書遼東大總管
李勣帥師伐高麗是也將非其人書王師大戰書
及王師及雲南大戰于瀘州敗績是也王者之蹕
民譏其行以時則書幸不書還宮若開元十年幸
興慶宮雖踰月書不還宮是也出非其時稱駕所
至若還宮若天寶八年十月車駕至華清宮九年
車駕還宮是也朝駕失礼則書地天寶九載受朝
駕於華是也不受朝駕則不書朔正元二年皇帝
不受朝　歳饑饉故不書朔是也宴會以得礼

則書也若天寶十四年勤政樓宴群臣是也失禮則書宴若景龍四年宴群臣於芳林園是也親蠶之禮不書本紀識后德之不建若武后四親蠶不書是也籍田如禮則異之以示勸若開元二十三年皇帝有事于籍田是也有災變而無修省之實則載之天文五行志懲不知也

唐文人多而史才少

史之難其人久矣觀晋宋齊梁隋間覩其文則亦固當然也所可怪者唐三百年文章非三代兩漢無敵史之材宜有如丘明遷固輩而本无一人可與范曄陳壽比肩

欽賜公修唐書不掩宋公之善